



## 论学问的门类 报森林的四季

《通识:学问的门类》



[日] 茂木健一郎 编 杨晓钟 张阿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大学里都有哪些学科门类？为了应对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这本书也许会给迷茫中的学生一些启发,给需要“自我充电”的职业者一些助益。编者将本书内容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文化艺术四大门类,并将隶属于不同门类的共36个具体学科从时间发展脉络、主要代表人物、学科发展关键成果以及个别学科在日本的发展现状等方面向读者展示各个学科的基本发展情况。在文字叙述的同时,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具体学科内容的图表,以多样图表的形式立体呈现各学科发展中的主要人物、关键时间、重要事件等。简明的文字表述,清晰的图谱展示,图文并茂,为读者开启了解各个学科的大门。

##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逃避》



[美] 约瑟夫·布尔戈 著 曲贝贝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就像鸵鸟遇到危险时,下意识地吧脑袋扎进沙堆里,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了就是安全的。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自己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也会倾向于选择用“转移注意力”“拖延”“否认”等方式去逃避。

然而,逃避的效果是临时的、短暂的,它很少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我们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心理学家研究指出,逃避的心态属于心理防御机制的范畴。本书即从“心理防御机制”的角度出发,妙趣横生地解释了我们总是在逃避的原因,帮助我们克服遇到问题就试图逃避的消极心态,找到勇敢去面对的办法。

你将看清自己不知不觉就开启逃避模式的本质原因,一步步获得应对痛苦的有效方式。

## 《上帝笑了99次》



[英]彼得·凯弗 著 程水英 译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本书由著名当代哲学家、英国人文哲学家协会主席彼得·凯弗亲自编选的99篇哲学短文组成。

一只美羊羊怎么会坠入爱河吗？机器人能变成人吗？怎样才能不赢得公主青睐？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99个奇妙、怪诞、滑稽的问题背后,其实是99个烧脑的哲学、道德、法律领域的经典悖论,也是99道极富挑战性的大思考测试。

《上帝笑了99次》覆盖了大多数常见哲学话题,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自我认知、人际关系、美学、存在主义等,还配有20多幅漫画插图。

本书是一本趣味哲学的入门之书,同时也是道德法律哲学逻辑学议题探讨,在锻炼思维之外,能帮您重组常识,与哲学家一起畅游逻辑迷宫。

## 《森林报(春夏秋冬)》



[苏] 比安基 著 沈念驹 姚锦铭 译  
 安徽教育出版社

《森林报》是前苏联著名科普和儿童文学作家维·比安基的代表作,被称为“一本关于大自然的百科全书”。

作者以独特的视觉和表现手法,采用报刊形式,以轻快的笔调,按春、夏、秋、冬四季12个月的顺序,分别报道森林里中的新闻。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从千千万万的植物到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只要是大自然里有的,《森林报》里也应有尽有。随着大自然的更替,动植物们的生活变化被表现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同时,作者还描述了如何去观察大自然,如何去比较、思考和研究大自然的方法,向孩子们传授科学知识,激发孩子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培养其热爱大自然、关注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晓阳）

本报记者 苏 墨

阿耐是谁？一两年前,真没几个人在意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今可不一样了。随着《欢乐颂》《大江大河》《都挺好》的热播,原著者阿耐的人气水涨船高。然而,读者观众们的好奇心却没那么容易被满足。阿耐在微博签名栏里明白地写道:“不见网友,不接受采访,不见面合作者。有事请微博私信。”

无论是宋运辉、雷东宝还是安迪、樊胜美,再或是现下被热议的苏明玉与苏家三父子,阿耐笔下的人物,总会让人能在生活中按图索骥,甚至成为一类人的集体姓名。这就是阿耐的本事。在众多网络小说作家迷恋穿越、玄幻、宫斗的时候,阿耐的笔触就直指现实、现实、现实。

平心而论,阿耐并不是以文笔见长的作家。故事设计、叙事手法更谈不上精妙,但“她塑造的人物太真实,一个个贴合时代的人物形象拼凑成了现实社会的缩影。”网友们说,正因如此,阿耐的作品让人不能不爱。

不会经商的财经作者不是好作家

阿耐的极度低调反倒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根据网上现有的线索,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阿耐:女性,浙江宁波人,上世纪60年代出生,一个学机械的工科生。上世纪90年代初初政入商,经商数年。2003年以多年商场经历和个人感悟为蓝本开始创作,已经出版小说《食荤者》《不得住生》《回家》《大江东去》《欢乐颂》《最后的狐狸精》等长篇小说。凭借《大江东去》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但是她也沒参加颁奖仪式。据说,连出版社的编辑也没见过她本人,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为了保护她某世界500强企业总经理的身份,免于人事纠纷,她与出版方签订了20年的保密协议。

综合豆瓣和微博信息,她有以下特征:第一,爱美食。饮食偏向绍兴菜,不喜欢调料丰富的菜系。易瘦体质;第二,喜欢关注并分析经济新闻;第三,董明珠的粉丝;第四,资深网友,为互联网文学发展的受益者;第五,内心一直在纠结是奸商还是文化人。请注意,阿耐的第一职业是商人,第二职业是财经作者,第三职业才是作家。写作完全是从兴趣出发,不为名不为利。另外,从她的学习经历来看,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但她的创作历程有近15年的跨度,一直笔耕不辍,作品一开始都是以网络小说的形式发表,算得上高产。她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我们的物质生活进步清晰可见,而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偏离崇高、尊严、真实,日益被物质侵蚀。为什么?我们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我需要写出来,先给自己一个回答。”

而真正让阿耐走入大众视野的是正午阳光团队。从《欢乐颂》到《大江大河》再到《都挺好》,制片人侯鸿亮表示,自己对阿耐的文字完全没有抵抗力。除此之外,《大江大河》第二部、《欢乐颂》第三部、《艰难的制造》等由阿耐加正午阳光团队操刀的影视剧,也将陆续登陆荧幕。

字里行间的阿耐

寻找阿耐,最好的办法是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唐宝民

董桥爱书如命,遇到自己喜欢的书,甚至想哭。在《记忆的注脚》中,他就曾两次写到这种感受:“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朋友吓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说。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董先生的这种心理,我感同身受。

大学二年级时,听了一堂关于《红楼梦》的讲座,茅塞顿开,原来《红楼梦》里藏着这么多学问啊!从那以后,遇到和《红楼梦》有关的书籍,就要想方设法地买下来。有一回,我在一个同样爱好《红楼梦》的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新译红楼梦》,这是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的研究《红楼梦》的心得,小书不厚,但很吸引人,看完后,就想收藏一本,然而,走遍了齐齐哈尔(我当时是在齐齐哈尔读书)所有的书店,也买不到;在沿街的各个书摊儿上打听,也没有。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的版本,大概再没出过。怎么办



张 娟

一档电视节目《见字如面》把我们又带人到了读信的年代。说到信,最浪漫的当属情书。试问哪个文学青年没有投递过情书呢?徐志摩的《爱眉小札》、鲁迅的《两地书》就不用说了,英国作家狄更斯一生写出的情信也都保存完好。日本岩井俊二在《情书》里有一个男藤田树一个女藤田树,一个生者一个死者,他通过一部份的情书,使爱与被爱者的人生轨迹有了奇妙的交错。

最实用的信是给家人的信。叶圣陶给叶兆言写信时,先是大大表扬孙子一番,然后说要写一首诗奖励他,随即话锋一转,用小字加了一行:你不要性急,诗歌何日作成还说不定。真是妙趣天成,爷孙之间的幽默温情跃然纸上。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以后,但逢家人来信,总是在信封后面批注“本人他去,原信退回”的字样,不拆不看。胡兰成在给张爱玲的信中常常沾沾自喜地讲述自己与其他女人之间的秘密故事。

最耐人寻味的信是给朋友的信。其中冷酷一点的海明威读完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后写给作者的信,他告知作者“坏倒是不坏,但有点太自我怜悯,只会哭鼻子”,说书中时代宠儿小妮旧人的心念若隐若现,可当年正是菲氏以前辈作家的身份将还是无名小卒的海明威扶上来的。菲茨杰拉德也留下了一句让人解恨的讽刺——看来海明威好像善于用手帕给他梯子上墙的人。其中也有幽默的,比如写出“人间四月天”的金岳霖回国后到上海访徐志摩不着,于是给徐写信求助,既然有通信地址,那又是

## 文化·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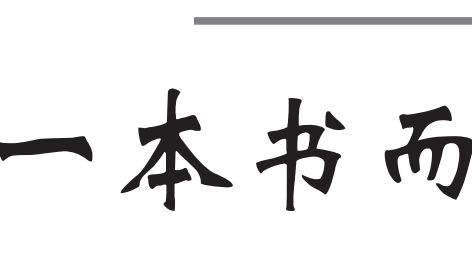
同情心还是同理心——  
人们追捧她的作品,究竟是源于



资料图

中。艺术源于生活:因为在改革浪潮中沉浮,阿耐写出了《大江东去》《艰难的制造》;因为身为女性更能感受到职场不易,所以她写安迪信手拈来;也许因为她曾被原生家庭伤害,所以会有苏明玉式困扰的触动人心。

再来总结一下,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的阿耐“套路”:



呢?我便萌生了抄书的念头。于是,重新借回来,在晚自习的时候开始抄。我尽可能地利用课余时间抄写,但在自己不感兴趣的课堂上,也偷偷地抄。好在这本书页数只有135页,只用了不到一周,就抄完了。

后来的很多年里,这本文抄的《新译红楼梦》我曾反复读过。一晃就过去了六七七年,我的生活也有了变化——毕业后留在了齐齐哈尔工作,虽然已经离开了校园,但心中那份固执的“爱书”情结却并没有变。工作之余,我依然喜欢在书店或大街小巷的书摊流连、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对《红楼梦》的热情也依然没有变,遇到自己钟情的关于《红楼梦》的书籍,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的。

一日,路过二厂宿舍附近的一个书摊儿,我蹲下来一本本地浏览,无意中,发现我曾苦苦寻找的《新译红楼梦》就放在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里!我心中狂喜,真想立即把它拿到手中,可是,根据多年的购书经验,如果我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老板就会提出高价,特别是对这种出销量极少、极难买到的书。于是,我不动声色,故意先拿起一本比较新的书问他:“这本书多少钱?”老板说:“8元。”“这么贵啊!”我说。“那还贵啊?你到书店得花15元钱呢!”



说 书 信

尽了其中的凄凉。缄信封、贴邮票、入邮筒还只是近百年才有的景象。可是为什么现在写信寄信方便了,我们却又不再写信了呢?我想不外乎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字写不好,觉得难看;二是信件传输速度太慢,难以迅速传情达意;三是担心对方能否收到,因为作家孙犁在《书信》里说新中国成立前他给同城的一位女孩写信,一天两封或两天一封,但对方总是收不到。如果字写得不好,能否创造一些适合写字的便于寄递的邮品呢?比如打好米字格的信笺。至于传输速度,古代驿马传信最快的一天五百里,马行如飞,宋高宗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样发出的。现如今难道收到信比收到金牌还难吗?

当我们老了,老得只能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如何去缅怀曾经的岁月?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记忆中的人,总是需要一种载体才能影像清晰的,信件就是这样一种载体。《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我们很难理解远古狩猎采集者的信仰和仪式,正如未来的历史学家很难理解20世纪年轻人的社交活动靠的是书信。”不要相信现代的通信工具,所有的手机、短信、邮件都不可能以实体的方式留存下来,终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

杜甫诗云:“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道



资料图

首先,原生家庭都有病。诸多女性人物的童年像一部血泪史。安迪是海归精英,投资公司高管,首席财务官,但她是孤儿,外婆、妈妈、弟弟都有家族遗传性精神病。樊胜美是小主管,漂亮圆滑,却背负着一个把她当摇钱树、麻烦不断的家庭。苏明玉是标准的金领,可又是家里最不遭人待见的一员,遭遇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妈,一个



“这不是旧书吗?”我说。“虽然是旧书,但这品相和新书没什么两样。”老板说。我把那本书放下,又翻了翻别的书,故意心不在焉地拿起那本破旧的《新译红楼梦》,说:“你的书品相也不怎么新了,你看这本,都破成什么样了!”老板看了一眼,说:“这本是旧了些,你要的话,我一元钱就卖给你!”我掩饰住内心的激动,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一元钱啊,那我就拿回去翻翻吧!”成交之后,担心老板反悔,立即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跑掉了。想起当年费了那么多周折也无法买到的失落,虽然没有如董桥那样泪流满面,但内心深处同样感慨万端。

在当下,“为一本书而哭”怕是要被视为精神不正常,但在过去,却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真实的情感。它是我精神家园中一份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温暖了我所有的青春旅程,让我每回忆起,都满怀怀着眷恋和温馨。



老舍笔下的汉奸

《四世同堂》通过大量的笔墨去描写钱、祁、冠三家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压迫和欺凌时所展现出的精神面貌。这三家人物形象鲜明的对比,更加赤裸地暴露了人的劣根性,也就更加凸显了汉奸们各自不同的生存法则。比起冠晓荷那些“新时代”下崇洋媚外、追求国外物质享受的汉奸,祁瑞丰更像是一个“旧式”的汉奸,他愚昧、怕事、世故、油嘴滑舌,拥有这样形象的人物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了当时他们自我救赎的灵丹妙药。对于这样一个纯粹的小人,他的人情味儿却也如点睛一般恰到好处。例如在老三祁瑞全给家里人来信的时候,老二怕他逃出北平参加抗日的事情被日本人发现,于是劝老大赶紧烧掉这封信,不要“拉着他老二陪罪”,但是他再怎么想与祁家这些迂腐老旧的人脱开干系,他的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姓祁,因此他没有效仿冠晓荷那样,靠出卖自己的亲弟弟去谋得一官半职,而是仍想着法子去保护这个家,他自信地说“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在钱大少爷的事情被冠晓荷告发给日本人、钱先生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晚上,大赤包在家却是格外的嚣张得意,对大家宣布:“这算是了那一功!”甚至摆好了桌子预备着“打八圈儿或者喝两盅”,但当大赤包因家中琐事想大吵一阵时,听到招弟提醒说钱太太在哭泣后,再“也不敢出声了”。隔着一堵土墙,一家哭一家笑,如果这里没有钱太太的哭,倒也不觉得两家对比之强烈,如果大赤包没有不再出声,那也只是觉得善恶之分明,一个可悲一个可恶。但这里,大赤包却不再出声,就一下子透露出点儿人味来,忽然间觉得人心好像也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让人感到是时代将人捏造成各式的样子,让他们互相之间撕扯争斗,而不是他们本身就没有感情的。

懦弱自私又能演的爸,一个只会装好人的大哥,一个混不吝的二哥,这样的人生也真是醉了。阿耐能够写出这类问题复杂的家庭,想必是对此有深刻的体悟。

其次,成功远没有想象中容易。有太多的网络小说,把成功当成了主角的标配,似乎处处是豪门,赚钱比做梦更简单。而在阿耐那里,成功没那么容易,有性格因素,有知识因素,有家庭因素,甚至有运气因素。《大江东去》中的雷东宝万丈豪情,也曾下乡改革中叱咤风云十几年,最后却被自己所创建的事业和带领起来的村民所抛弃。《余生》中的丁杨为了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实现自我价值,逐渐在残酷的商业游戏中迷失自我,甚至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最终在情感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最后,人无完人,人生都有遗憾。这点从《欢乐颂》五美的人生就可以看出来。安迪是精英又有梦幻般的爱情,但她是孤儿又饱受可能会疯的折磨,并且原著中她也不够美;樊胜美漂亮出挑,不过一家人没有一个省油的灯,自己的格局也不够大;曲筱绡是富二代,但是家里乌烟瘴气,没一天消停,看似潇洒却也要步步算计;邱莹莹愚蠢而不通世事,关雎尔是乖乖女小透明。

是同情心使然,还是同理心作祟

为什么阿耐总会生产爆款?“有的时候,我会把自己臆想成书中的某个角色,这样的代入感让人欲罢不能。”外企员工周维文说。随着《都挺好》的热播,人们对“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等话题不断热议,阿耐所关注的问题引发读者共鸣,“重男轻女这种观念什么时候能全部消失啊!”“众筹让明玉读清华”“倪大红先生的苏大爷简直是我爷爷的翻版”……成了这段时间微博热门话题,几乎每天都会登上热搜榜。

不单是《都挺好》,几个月前《大江大河》也是这样被热议。这部作品小说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生动而真实地刻画了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代表人物,如国有企业的领导、农民企业家、个体户、政府官员、海归派、知识分子等等。被誉为“描写改革开放30年的第一小说”。宋运辉、杨巡、雷东宝、宋运萍、梁思申等人物,让一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惊呼:“这不就是我的故事吗?”或是“这不就是他/她的故事吗?”

为什么阿耐能写出这样打动读者故事?对于自己的出身,阿耐有过一段经典的定义:“我成长在一个不断被否定的时代。出生在文革时期,记事起文革结束;青春期接触社会学习思考,却不得不面对对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毕业不再有分配;书本上学到的市场经济理论并非适用中国国情;传统社会经验和思考方式每一天都在遭遇挑战……”阿耐的经历与困惑与千千万万的时代见证者一样,只是作为弄潮儿的她,体悟更深,思考更深。

纵观阿耐作品,故事和人物横跨改革开放之初至今的40年,可见她对社会现状有着深刻的体察和理解。这些现实题材作品,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林林总总,无论是男女老少,总有一款适合你。不管是同情心使然,还是同理心作祟,因为她能准确地把握社会问题的症结,人物性格命运的成因,她的作品自然收获极好的口碑。

## 甘之源

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的每一个形象都无比动人且无一例外地透露出时代悲剧的色彩,让人感到是时代的悲剧导致民族的悲剧。

《四世同堂》里有不少的汉奸,他们无恶不作,他们坏得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他们在出卖国家、曲意逢迎之时,骨子里总还残存着一丝人性。那些人性让他们也并不那么单薄,可以说坏得入木三分,坏得有血有肉,坏得触目惊心。这样的坏,既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又避免了人物形象过于平面,使读者产生厌烦单调的心理。

比如祁瑞丰,老舍先生就从家庭原因上下足了功夫。老大和老三都是新时代下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有学问有眼界,他们的视线不在小半圆这一方小天地里,而是在广阔到祁瑞丰永远理解不了的地方。因此,祁瑞丰在性格上总是有那么一种自卑的心理。每当他出去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消息,众人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感到骄傲,觉得自己更充实伟大了一些……足以表现出他的重要。”他希望自己能在某一方面比大哥和三弟都强,因此迫切地去找一个能出人头地的机会让自己自己也被需要,这样就有了“当汉奸被人尊重”的心理驱动。

《四世同堂》通过大量的笔墨去描写钱、祁、冠三家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压迫和欺凌时所展现出的精神面貌。这三家人物形象鲜明的对比,更加赤裸地暴露了人的劣根性,也就更加凸显了汉奸们各自不同的生存法则。比起冠晓荷那些“新时代”下崇洋媚外、追求国外物质享受的汉奸,祁瑞丰更像是一个“旧式”的汉奸,他愚昧、怕事、世故、油嘴滑舌,拥有这样形象的人物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了当时他们自我救赎的灵丹妙药。对于这样一个纯粹的小人,他的人情味儿却也如点睛一般恰到好处。例如在老三祁瑞全给家里人来信的时候,老二怕他逃出北平参加抗日的的事情被日本人发现,于是劝老大赶紧烧掉这封信,不要“拉着他老二陪罪”,但是他再怎么想与祁家这些迂腐老旧的人脱开干系,他的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姓祁,因此他没有效仿冠晓荷那样,靠出卖自己的亲弟弟去谋得一官半职,而是仍想着法子去保护这个家,他自信地说“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在钱大少爷的事情被冠晓荷告发给日本人、钱先生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晚上,大赤包在家却是格外的嚣张得意,对大家宣布:“这算是了那一功!”甚至摆好了桌子预备着“打八圈儿或者喝两盅”,但当大赤包因家中琐事想大吵一阵时,听到招弟提醒说钱太太在哭泣后,再“也不敢出声了”。隔着一堵土墙,一家哭一家笑,如果这里没有钱太太的哭,倒也不觉得两家对比之强烈,如果大赤包没有不再出声,那也只是觉得善恶之分明,一个可悲一个可恶。但这里,大赤包却不再出声,就一下子透露出点儿人味来,忽然间觉得人心好像也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让人感到是时代将人捏造成各式的样子,让他们互相之间撕扯争斗,而不是他们本身就没有感情的。